

和飢餓作戰的人

倫納德·比克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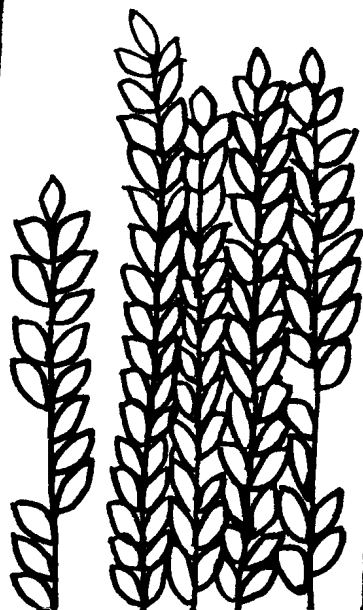
唐錫如譯



FACING STARVATION by Lennard Bickel

和飢餓作戰的人

比克爾 著
唐錫如 譯



This is a condensation of FACING STARVATION, by Lennard Bicke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book form by Reader's Digest Press, New York, New York. Abridged and re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publisher. Copyright © 1974 by Lennard Bickel.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75

和飢餓作戰的人

——諾曼·波洛格小傳

倫納德·比克爾著 唐錫如譯

今日世界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0066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151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僑台字第1087號

郵購劃撥帳戶13294號

台北市懷寧街82號

1975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三元·新台幣二十五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目錄

- 第一章 農家的孩子 一
- 第二章 船到橋洞自會直 二〇
- 第三章 「趁現在塞滿你的腦子」 二三
- 第四章 遙遠的墨西哥 三五
- 第五章 雅歧谷的啓示 五〇
- 第六章 這件事一定要做 六〇
- 第七章 穿工人裝的美國佬 七三
- 第八章 比披索值錢的種籽 八七
- 第九章 成功的春天 九六
- 第十章 心情舒暢的日子 一〇九
- 第十一章 聖彼得教堂的沉思 一二六
- 第十二章 一個藍圖造出來的肚皮 一三二
- 第十三章 「監獄」內外 一四三
- 第十四章 塞飽肚皮還不夠 一五三
- 第十五章 改革已在進行中 一六三
- 第十六章 飢餓鬥士的獎品 一六七
- 第十七章 適應還是毀滅 一七四

第一章

農家的孩子

這是正月裏使人冷得發抖的一天。刺骨北風往南直掃，捲過明尼蘇達州邊境，把雪堆推到俄勒岡第八新鄉的鄉村學校去。這間學校離開住宅很遠——離蘇德村五哩，離鐵道終點的克萊斯科鎮十五哩。這間學校的地點，是某位姓名不詳的設計人員，依照鄉村學校一定要彼此相距若干哩的武斷規定，在一張埃阿華東北區地圖上選定的。用來建築只有一個教室校舍的木料運到指定地點，釘住，髹上一種早就褪光的顏色，自此以後這座建築物使用種看來始終不變的節奏，去完成它的任務了。

教師這一年來了，下一年走了。春夏兩季暖熱日子窗子打開。現在，一九二〇年冬天，則窗戶緊閉，大肚子鐵火爐燒得通紅，竭力想趕走寒氣。這裏向來是一個教員負責全校八級學生。冬天是她要對學生辛苦教學時候。到了春、夏、秋三季，他們要到他們父母的田地裏去工作。有些學生只

在冬季幾個月上學，等他們升到第八級時已十八歲了。教師下次會再用心教年齡較輕的學生。

所以，五歲大的諾曼·歐內斯特·波洛格，坐在他的一年級課桌上，一味看看雪花密一陣疏一陣的掠過窗子出神，也就不足為奇了。整個早晨都是這樣。有些雪從門下吹了進來，到午餐時候還在下雪，孩子們就在他們的課桌上吃他們的夾心麵包；他們可以到外邊去大小便，但不准玩。他看到校舍褪色的木瓦蓋的屋頂，堆滿雪就像是一塊加糖衣的餅。有幾塊雪貼在牆上油漆剝落地方，在簷頭，在那個大肚子火爐烟通口附近，雪已經溶化，結成十吋長冰柱。

午餐時間以後雪停了；可是風開始更用力的亂敲門起來，課室更冷，教師將更多木塊拋進火爐，火焰旺得在鐵烟通裏直吼。可是學生還是冷得發抖。教室更陰沉了。孩子們呼出的濕氣，在玻璃窗子上凝結成優美的羊齒植物狀的花紋。教師點了油燈繼續教書。過了一段時間，她走到門口，擔心的看着北邊升起的大片深藍色的雲，鑲上灰白邊，不懷好意的雲。

她提早放學，教他們將圍巾拉到頭上。

她告訴幾個年紀較大的學生。「你們要排成單行回家。天色很難看，天氣會更冷。孩子們，趕快送他們回家。」她自己帶十個學生往相反的方向走。

諾曼·波洛格排在行列中間。那是下雪時候他們的一條守則。年齡最大，身體最強壯的男生走在隊伍前頭——領先走進厚厚的，鬆脆的雪地，沿途找尋可以避開最大風雪的路線，開路——年齡最大的女生排在隊伍後面，看護隊伍中間的年小學生。年齡較大的男女學生都知道這條守則，和這條守則的理論：上學和放學是長成的一部份，一種養成自信的方法。只有遇到暴風雪天氣，才會有

一個家長套了馬和雪橇來接他們。

七零八落的行列裏大約有二十個孩子，跋涉到蘇德小村附近的一簇農家去。諾曼·波洛格是其中個子最小年紀最輕的孩子，這也是他第一次在風雪裏走那麼長的路。

這批學生要往前直走兩哩路，走完一哩後，路便稍稍向下，也就更加暴露。然後他們要在一個十字路口向右轉，再走一哩便可以到達諾曼祖父農莊的門口。可是他們還沒到達十字路口以前，後邊的女生已經叫帶頭男學生走慢一點了。年紀小的學生趕不上他們；他們在掙扎。雪花粘在他們衣服上、臉上、手上，諾曼·波洛格每走一步，凍成麻木部份逐漸上升到大腿。雪在他的靴子裏溶了，把他的襪子浸濕，他的腿凍僵了。他開始動不動就跌倒。不久他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每進一步便要化更多氣力。他不想再走。他渾身疲乏不堪，只有在途中停下來，他坐在雪地裏，把他的冰凍膝頭頂住下巴，想一路哭到睡着。

有隻手把他的圍巾拉開，抓住他的頭髮，把他的頭使勁往後拉；他頭上是張又驚又怒抿緊了嘴唇的臉孔。這是他的一位堂姐。「起身！」她對他叫。「起身！」看到他還是坐着不動時，她開始攔他的臉，順手一個巴掌，反手一個巴掌，打了又打。「起身！」「起身！」「起身！」其他的孩子都圍住他們，驚惶的叫他。有幾個小的哭了起來。

有個大的男學生攔住她再打。把諾曼攙起身；將他衣服上和腿上的雪掃落。他的堂姐拉住他的手，帶他再開始往前走。她十歲，自信而充滿權力。他多淘氣多蠢，竟以為他可以在雪地裏睡覺。他希望告訴他爺爺才好。他覺得負疚，因為他竟做出不是他爺爺叫做「常識」的事來。他臉上的眼

淚結了冰。

他走進溫暖的農舍廚房時，哭聲還沒有停止。他的祖母剛才從熱烘烘的挪威式烘爐裏拿出麵包，滿屋子都是新鮮出爐麵包的香味。她總在下午烤麵包，這樣它的香味對歸來的家人可以成爲一種歡迎表示。他要到後來年紀大了才會明白這點，可是以後他再也沒有聞到像那天祖母烤的那樣香甜麵包。

那年整個冬天埃阿華西北部一直很冷。不過並不是天天都陰暗的。有時候，通往學校那條路上的樹木，都粉裝玉裹，一派冷艷景色，它們的雪帽和冰柱，有時給西垂太陽照個正着，反射出鑽石般燦爛光輝。在這種日子裏，排成單行的隊伍會成爲笑語喧嘩的行列，早晨諾曼身上帶着屋子裏的煎鹹肉氣味，從家裏跑出來，加入在車路上集合上學的行列。

最後凍空氣帶後退了，退過北部的縣，越過大湖和加拿大的白色大地；河裏冰塊拆裂和推擦聲音，多經透露了春天消息。墮指裂膚的苦寒，慢慢的，遲疑的放鬆了它的控制。河邊溪畔的榆樹和樺木叢中，柳和白楊裏冬天的寂寞，已換上冰塊陷落聲，滴水聲和重新出現的鳥鳴聲。這許多是諾曼知道也是渴望的一個新季來臨聲音。嚴冬已過，他可以自由的從學校回家，過木橋，在橋上停下來看參差不齊的冰塊了。有幾天他會沿着河岸漫步，直走到急轉彎處，這裏的冰塊，在急流帶它們你推我擠前進以前，都擠疊在一起。他知道冰很快就會融解，水會流入一條叫做密西西比的大而溫暖的河，再流入墨西哥灣。他的爺爺這樣告訴過他，所以他知道。他無法想像那裏是什麼樣子，因爲家裏沒有人到過那麼遠的地方。那好像是另一個世界那麼遙遠。

在一百廿畝的農場上，春天的日子是很忙碌的。那是一切東西恢復生機和活動的時候。住宅從一個門窗關閉的避難所，一變而為一個開敞的場所，他的母親在那裏打掃和洗滌，她的歌聲從打開的窗子飄出來。晾衣繩上掛滿了劈拍劈拍撲動的襯衣被單；他的妹妹帕瑪，在空地上玩着。早就修剪了的果樹抽芽了，柳樹綻了新綠。他的總是努力工作的沉靜父親，會和他的祖父一起在舊披風裏磨利工具，清潔機器準備下田工作；種植夏季的燕麥。在諾曼六歲生日，三月二十四日後不久，太陽發出春天第一次真正溫暖的一個陽光燦爛日子，他的祖母走到舊木屋去，這是她丈夫小時候住過，現在用來堆放用具和用櫟木烟做燻火腿的地方。她從後牆上取下一口燻黑了的舊式大鍋，把它帶到庭院的陽光裏，當她將這口鍋子小心而穩當的放在三塊平坦石塊上，下邊留出許多空位時，她在屋後陰處可以看到她的白髮在陽光裏閃亮。她抬起頭對他微笑，叫道：「諾曼，把火柴和引火柴拿來！給我發一個旺火。今天我們要給家裏做肥皂！」

光亮的火焰在燒黑了的鍋子四邊亂舐，諾曼一路看着他的老祖母攪動蘇打，提取油脂。這是他最喜歡的工作：發火給家裏做一年用的肥皂。他也喜歡給祖父生火，在農舍西邊開墾更多地方播種穀物、蔬菜和馬鈴薯，用上一年在河邊砍下的矮林，就留在那裏弄乾的木柴堆來生火。將它們散開成一小堆一小堆的，燃着的烟條冒起亮藍色烟柱，在微風裏起伏，留下一片灰色的灰和一堆炭屑。到春雨落下，便會把火後留下的灰燼殘屑打進泥土，那時他的祖父會點着頭，他的藍色眼珠因喜悅而發光。他在一個下雨日子說，有件關於泥土的事要記住，它像一間銀行——你有錢存進去，才有錢拿出來。你把上一年從田地裏拿走的東西還給它，它才肯再借給你。菜蔬、作物，樹木會長得更

快、更欣欣向榮，更壯大。這是他得到的另一個教訓，雖則諾曼·波洛格當時還不明白它的意義，他知道那是常識。他不單在他們的菜田裏，也在田地裏從這位老人學到許多東西，夏天學校放假後，他們在田地裏的時間更多。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祖父往往會流露出一種自由思想和大胆懷疑的意見，以致諾曼·波洛格後來把他的祖父當作一名天生的叛逆。這位老人的主張，所有意見、習慣、行爲，不能僅因爲世人普遍承認它們，就認爲它們是對的。一個人必須自己去想。習俗、傳統、執迷的宗教——都是用他這種質樸態度熱心詰難的。

他有次說，「諾曼，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你要自己動腦筋——仔細觀察一下，再把事情考慮過；不要馬上下結論。如果你匆促決定，大多數時候你會後悔的。先要仔細觀察一番。對人對事都是如此。仔細看看，你不久便會找出可靠的來。留心那些信口開河彷彿他們和上帝私交甚篤的人——可是始終沒有做一件上帝的真正工作，像種植東西，或是造作東西；只是佈道，空談，和使人引起反感。你要提防他們——離開他們。」

另一個早晨的事諾曼·波洛格也記得很清楚。他和他的祖父、父親在一場雨後，正在馬鈴薯田中鋤草。白雲在頭上飄浮，鳥像一陣黑點橫過天空，等待從新翻泥土中攫食蠕虫和昆蟲的機會。空氣是靜寂的、沉悶的、帶着濃重的、充份的土壤氣味。他抓一把土拿到面前，用力嗅了幾次。他的祖父扶住鋤頭，在隔畦看他，因想起什麼快樂事情而發亮的藍色眼睛，凝視着這個孩子的臉孔。

「諾曼，你覺得泥土好氣味，是不是？用力聞一聞。你聞的是生氣，這是土地的氣息，人沒有

土地便完了——記住這點！泥土會生草，草的每一葉片；草使牛長肉，有牛奶，可以製造牛油、乳酪，泥土養花才有蜜糖，泥土養許多畝燕麥和小麥，我們才有穀類和麵包。你看那許多狡猾傢伙，爲虔敬的仰視天空，孩子，你教他們低頭看看這裏。這是你找到上帝的地方——在泥土裏，在生長的東西裏。」

他孫兒嗅泥土氣味的情景，使這老人想起他自己童年時代在這塊田地上的情景。六十多年來，納爾斯·波洛格一直熟悉蘇德村一帶的埃阿華泥土氣味——雨後，以及乾旱的炎夏中烤乾了的，弄得一鼻子塵土時候。這裏的泥土使他的移民父母有了希望，養育了波洛格家四代。他的熱愛土地是強烈而根本的。但他也意識到他隔洋的祖先。他常常對他的孫兒談起那許多事情，像老年人那樣回溯過去——追述他的國人越洋前來尋求新生活和肥沃土地的時候，追述他的父母是拓荒者和西部是危險地方的時候。

一九二二年夏天，諾曼八歲的時候，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經過許多討論以後，決定他的父親應該購置他自己的田地——一角和波洛格田地相連的一片五十六畝大田地。納爾斯·波洛格認爲那片田地價格便宜，不久會貴得多；它可以增加家產；如果大小和土壤證明生產不能支持亨利·波洛格和他的家庭的話，他們可以考慮將兩個農場合併，重新住在一起，在一起工作。這位老人那天把家人說服了。他將他一生積蓄八百元拿了出來，再把他自己的田契給銀行作附屬擔保品。以後他要在地裏工作得更辛苦點和找人幫忙，但現在是亨利和克萊拉有他們自己的家的時候了。到底，像他那麼壯健的人，隨隨便便可活到一百歲的。他們不能等那麼久來繼承他的產業。

起初幾年，亨利·波洛格自己的田地上，產生的麻煩要比產生的利益多。這片地長了許多樹——大部份是櫟木——必須砍伐掉。泥土也是異常的，許多地方和他父親的田地非常不同。有塊地方作物長得很好，在另一塊地方不是如此。那時實際上還不知道有化學肥料那種東西。廐肥雖則有效，可是很難得。

這個新家也給諾曼·波洛格帶來了考驗，他現在已進了高班，他和他父親的工作時間長了，他學校的功課也多了。他的祖父經常來看他們，留心觀察他的孫兒。這個孩子長得活潑而強壯，他因為掘土和鋤草、搬一袋一袋燕麥、揮斧劈木做燃料和柵欄柱，他的手臂越來越有力氣，肩膀也豐滿起來了。他很滿意這個孩子喜歡戶外生活和工作，不過這也使他擔心。讀書也是重要的。到了收穫時候，他看到他的孫兒和他的父親、表兄弟、舅父和朋友，坐在叮叮噹噹響機器後邊的運貨車裏，到下一區田裏去時一路唱着歌——這個少年沒有一處不像是注定要在田地上過活的。

當諾曼問他的父親，他是否可以不上學，到田裏去幫他時，亨利似乎因孩子的熱心而受到了感動，可是他答應。他的意見和納爾斯的一樣。亨利是個寡言的人，但他喜歡書，有什麼讀什麼。諾曼·波洛格記得有次發生旋風，全家都躲在地下室裏。他的父親憑燭光背靠着門讀「星期六晚郵」雜誌。他背抵着門是不讓風吹開。

亨利·波洛格用他自己那種要言不煩方式告訴他的兒子，他不上學所受的損失，要比他在田裏工作所得好處多得多。諾曼很失望。不過後來他獨自留下來的時候，他的祖父對他說，「諾曼，等你年紀大點，你會明白的。如果你想將來裝滿你的肚子，你最好是現在裝滿你的腦子。」

晚夏的一天，燕麥和小麥即將成熟，他們去看莊稼時，這個孩子充份覺察到他父親的失望：有一處顆粒長得很飽滿，另一處麥穗就不好。有的收成好有的收成壞，全在同一片田地上——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現在十四歲了，他在他祖父的田地上，見到土壤同樣莫名其妙地方。將矮林燒灰撒在田裏做肥料，有些地方有用，有些地方無用。肥料只是一部份有用。簡直找不到一個真正線索，除非是從他祖父的一席話裏去找頭緒，他說許多年前，曾在同一塊地上年復一年的種小麥，後來產量極少，所以才改種燕麥和玉米。經過作物和豆科植物輪栽，產量才見增加——但並不很多。好像它還要一點什麼東西。

這個孩子講出他們心裏的問題。一定遺漏掉什麼東西了。那是什麼？他不知道他探究的是一門還沒充份發展的科學的領域，是關於土壤中有機和化學生命相互關係的。那要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科學家才證明同一作物接連種了幾代，會將田地裏生產力土壤必須具有的氮、鉀、碳酸鉀、鈣、磷以及稀有礦物質減少。他沒有辦法知道就在他脚下，在他父親厚靴下，便是使貧窮國家舊農業苦惱不堪的一個現象。他只能提出問題。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原因。

後來他和他親愛的祖父坐在河邊，默默的垂釣。那個老人突然開口了。

「諾曼，你只管一個勁問為什麼事情會這樣好了。總有一天會有人給你解答的。」

第二章

船到橋洞自會直

諾曼·波洛格在村校最後的一年，家裏的人決定他應該進中學。他的八年級教師，辛娜·波洛格，是這次決定中起作用人物。因為她是一名親戚，是位二堂姐，所以她的話在家庭會議中很有力量。「不成問題！他不會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他的算術並不好，可是他還是死刨。他有股傻勁！中學會造就他。」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個早晨，他的父母送行一路送他到農莊大門，他挺直腰板，輕快走上通往克雷斯科——普洛梯文十字路口那裏多還沒鋪路面的路，到那裏等待駕福特T型汽車的農夫，他會沿途把諾曼和其他學生送去學校。除掉到了隆冬冰雪載途無法行走外，其餘時候都是做父母的輪流駕車送那些孩子上學。遇上無法行走時候，那些學生會和家人在鎮上住上幾個星期。

諾曼很快便適應他的新環境，不久便打進一個好運動和愛讀書的較大團體。功課偏重農業方

面，主要科目，史密斯——休斯農業綱要，被認為是給回到農村去生活的孩子的一種最後準備。教這個綱要的教師，薛樂達，有敏銳的科學頭腦，是他第一個覺察到波洛格對植物生長的過程和土壤性質有先天好奇心的人。當這個少年貪婪的求取知識時，薛樂達發現這個孩子有比死記更好的能力，他開始把他在農業方面所知的一切指導波洛格。

克雷斯科的校長，戴維斯·巴忒瑪，也是學校的體育教練，是對波洛格一生有重大影響的另一位教師。他是個矮矮的，身體結實的廿七歲男子，下巴方方，一副軒昂氣概，巴忒瑪給人一種要比他一百四十五磅體格要大得多的印象。一九二四年他曾以美國摔跤代表後備資格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波洛格和其他學生心目中，他是一名偉大人物。巴忒瑪是克萊斯科教育計劃的推動力量。他相信競爭精神是人的性格裏最有力量的：一個學生如果能在運動場上作最大努力，他在課室和在他一生裏，也會竭盡全力。他總是努力幫助有品格有理解的學生，那些會力求深造——和在運動中努力競爭，值得他特別勸導的學生。

有天下午，當波洛格在踢足球後來和比他年齡大體格也強得多的邊緣裁判員打架時，巴忒瑪叫他們到邊線去。

「我要你參加摔跤隊，代表學校摔跤，」巴忒瑪告訴這個驚訝的學生。「照你的身材來說，你的出手是迅速而有力的，你應該可以做得出色。不過你得竭盡全力，不然你便會給人打倒。」

波洛格成為學校最好運動員之一——摔跤運動員冠軍、足球和籃球的名選手。可是巴忒瑪的哲學產生更多東西。他要每一個人依照他的能力，依照情形，盡其所能。他會說，「將上帝給你的儘

量發揮出來。如果你不肯這樣做，那你不必去競賽。」這是他對運動、對讀書、對工作、對生活的法規，這使波洛格和巴忒瑪中間產生了一種持久的結合。

在下一年，波洛格便覺得很容易交新朋友。有幾個朋友在假期中去參觀波洛格農莊，享受一下翻晒乾草、收割、到樹林裏去找不大認識的植物和昆蟲的樂趣，或是在週六晚上坐車到史碧爾維去，和波希米村落的女郎跳波爾加舞。到一九二九年夏天將完時，那好像是波洛格一家的一個好年頭。諾曼父親田裏收成很好，付清了抵押單，還積蓄了一筆錢預備他的兒子將來進大學。兩處農場情形都很好，只是他祖父的工作能力越來越差，要雇多幾個人幫忙了。豐收完畢以後，他們慶祝他的七十歲生日，波洛格長大的農舍，滿屋子的親戚。自從篷車越過草原而西，范拉一家和朗特來克一家在上一世紀建立蘇德村以來，波洛格的親戚全都多多少少發達了。他們慇懃的服伺這位老人；他的行動遲緩了，顯露出老態來。他沒來由的抱怨，打亂了日常工作，可是他過得快樂。當集會變得興高采烈時，有幾個親戚和納爾斯·波洛格開玩笑，說到「他一百歲時，」他們會跑來給他祝壽。這看來是一個幸福夏天的快樂結束，沒有一個慶祝的人會知道一個時代是過去了。

十月下旬紐約股票市場崩潰，使全國陷入有史以來的最大金融災禍。這次崩潰將幾十百億元價值的投資化為烏有，反響波及西方世界，也將它拖入所謂「大蕭條」局面。它打擊中西部並沒有像它打擊都市中心那麼突然。那裏並沒有一夜功夫便在城裏街頭出現的情景：一長列衣衫襤褸的人，寒風中在冒着熱氣的施湯所面前耐心的輪候；幾百人爭一份工作。蕭條在農村雖則並不那麼顯著，可是它的影響還是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農民要過一種簡樸生活，過着他們擔心會被剝奪，被取消抵

押品贖取權和破產的生活。種籽變得像拓荒時期那麼珍貴；莊稼要防備飢餓的劫掠者搶奪；全副精神看天有無乾旱跡象，因為它會將所有餘留的附隨事物和一切希望一掃而空。

當波洛格一班一九三二年在克萊斯科中學畢業時，他的同學各奔前程，各人臉上都帶了來日大難的沉重表情。

諾曼·波洛格的學業和運動成績都很好；他曾經被提名為學校傑出學生之一。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他並沒有得到獎品、補助金或獎學金。他擔心自己的前途，他跑去和他的顧問，哈萊·薛樂達商量，這位顧問指出一條路來——鉛筆柏瀑布市有開辦埃阿華州立師範學院的希望。那間學校有個訓練一位科學教師的獎學金，可是要到下一學年才有。它不是一所大學，但這是他受高等教育的一機會了，他決定去申請和等上一年。

等了好久，鉛筆柏瀑布市的回信來了，答應給諾曼一部份補助金，可是要他保證能找到可以支付其餘費用的工作。他回信多謝學校，並說明九月開學時他會到校。他的前途算是有了着落，可是他並不真正滿意。他不斷的想起他祖父的一定要受大學教育的訓誡。他曾經說過，「諾曼，總要想方法進大學，除非你受了大學教育，否則你是不會得到什麼保護的。當然，那是不容易的。你需要勤奮努力，不過這正是固執的理由。」

可是意外發生了一個變化——在他要到鉛筆柏瀑布市以前一個多星期——喬治·姜布林駕着他的雪佛蘭汽車來了。姜布林也在克萊斯科中學讀過書，不過在波洛格入校做一年級生以前一年便畢業了。